

教育部中華書局出版

李德儀等校註

資治通鑑今註 (六)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社  
PDG

11.34/125

1479194

中華叢書

資治通鑑今註

(六)

卷九十九至卷一百一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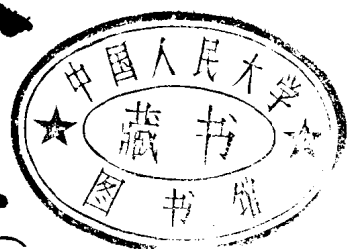
晉紀

李夏

宗德

儀侗

等校註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RD16/15

# 資治通鑑今註第六冊目錄

|        |       |                  |     |
|--------|-------|------------------|-----|
| 卷第九十九  | 晉紀二十一 |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 一   |
| 卷第一百   | 晉紀二十二 |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 三五  |
| 卷第一百一  | 晉紀二十三 | 孝宗穆皇帝下           | 九一  |
| 卷第一百二  | 晉紀二十四 | 海西公下             | 一四七 |
| 卷第一百三  | 晉紀二十五 | 太宗簡文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 一九五 |
| 卷第一百四  | 晉紀二十六 |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 二四三 |
| 卷第一百五  | 晉紀二十七 |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 二九一 |
| 卷第一百六  | 晉紀二十八 |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 三三九 |
| 卷第一百七  | 晉紀二十九 |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 三八一 |
| 卷第一百八  | 晉紀三十  | 烈宗孝武皇帝下          | 四二一 |
| 卷第一百九  | 晉紀三十一 | 安皇帝甲             | 四六三 |
| 卷第一百一十 | 晉紀三十二 | 安皇帝乙             | 四九三 |

|         |       |      |     |
|---------|-------|------|-----|
| 卷第一百二十一 | 晉紀三十三 | 安皇帝丙 | 五二七 |
| 卷第一百二十二 | 晉紀三十四 | 安皇帝丁 | 五七三 |
| 卷第一百二十三 | 晉紀三十五 | 安皇帝戊 | 六一五 |
| 卷第一百二十四 | 晉紀三十六 | 安皇帝己 | 六五九 |
| 卷第一百二十五 | 晉紀三十七 | 安皇帝庚 | 七〇三 |
| 卷第一百二十六 | 晉紀三十八 | 安皇帝辛 | 七四七 |
| 卷第一百二十七 | 晉紀三十九 | 安皇帝壬 | 七八九 |
| 卷第一百二十八 | 晉紀四十  | 安皇帝癸 | 八二五 |

# 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九十九

司馬光編集  
桑秀雲 註

晉紀二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起辛亥至甲寅即西元三五一年至三五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

（一）春、正月丁酉（初一日），日有食之。

（二）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sup>（一）</sup>，表<sup>（二）</sup>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旣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二十日），健卽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覲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覲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廋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大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尙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

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強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三)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二月戊寅(十三日)，以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

(四) 魏主閔攻圍襄國(三)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三)，我受人(三)厚遇，當爲復讐。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主雋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

冉閔聞雋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雋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三)。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三)託著龜(三)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爲僞，

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sup>(二)</sup>。時有迸漏<sup>(三)</sup>者，皆潛<sup>(潛)</sup>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sup>(孰)</sup>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sup>(二)</sup>，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讐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sup>(王)</sup>，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sup>(三)</sup>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sup>(三)</sup>以來，尙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煒於龍城。

(四) 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秦王以平爲大將軍，冀州牧。

(五) 燕王雋還薊。

(六)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陸，拒襄於長蘆<sup>(一)</sup>；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sup>(二)</sup>，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sup>(三)</sup>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sup>(四)</sup>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潯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sup>(五)</sup>，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sup>(執)</sup>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陸及司空石璞，尙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並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sup>(六)</sup>，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潯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

姚襄還潁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

初閔之爲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

州之民<sup>(二)</sup>，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sup>(三)</sup>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sup>(三)</sup>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

趙王祇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sup>(三)</sup>，乃公<sup>(三)</sup>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群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sup>(四)</sup>，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以自効。閔乃引歸。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七) 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八)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sup>(三)</sup>，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sup>(六)</sup>。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sup>(銜)</sup>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並其諸子皆殺之。

(九) 渤海人逢<sup>(逢)</sup>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爲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奔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

海。燕王雋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sup>(三)</sup>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sup>(元)</sup>，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sup>(各)</sup>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sup>(元)</sup>之情。」約素信重奕，卽出見奕於門外，各屏<sup>(三)</sup>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旣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sup>(三)</sup>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sup>(三)</sup>，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sup>(三)</sup>。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sup>(肇)</sup>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sup>(三)</sup>，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sup>(三)</sup>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sup>(三)</sup>，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左<sup>(右)</sup>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十) 劉顯弑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

奔柏人<sup>(三七)</sup>。魏主閔焚祇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十一) 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鄆城<sup>(三八)</sup>來奔。

(十二)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十三) 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遇，以陳丘

<sup>(三九)</sup>許昌<sup>(四〇)</sup>等諸城來降。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

<sup>(四一)</sup>來降。

燕王雋遺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龔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sup>(四二)</sup>，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龔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豪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雋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雋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雋手令答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十四) 庫儁官<sup>(聖)</sup>偉帥部衆自上黨降燕。

(十五) 姚弋仲遣使來請降。冬，十(十一)月，以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諸軍事<sup>(聖)</sup>，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爲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

(十六) 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sup>考異曰：燕書賈堅傳：烈祖問堅年，對以受新命始及三載。烈祖悅其言，拜樂陵太守。按堅以去年九月獲於燕，至明年始三年，若未爲樂陵太守，豈能安集諸縣，故知堅先已爲樂陵太守，非因問年而授。</sup>，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

散，遂來奔。

(十七) 吐谷渾葉延卒，子碎奚<sup>(聖)</sup>立。

(十八)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sup>(哭)</sup>士衆資調<sup>(聖)</sup>，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十一日)，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sup>(哭)</sup>駐溫軍，吏部尙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

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忿忿（兇），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

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噂）嗜（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擧，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閭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十九)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昱從之。

(二十) 燕王雋如龍城。

(二十一)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爲歸義王。

【註】

(一) 劉備稱漢中王故事：劉備，字玄德，本漢中山王勝之後。東漢末，平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旋依公孫瓚領豫徐二州牧，後歸曹操。受獻帝密詔誅操，事洩出奔，至夏口。與孫權連結，敗操於赤壁，遂乘機據有荊州；進而引兵入蜀，盡有益州之地，自立爲漢中王。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二) 表：章奏之屬。此謂上奏章於晉，請晉以苻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

(三) 襄國：故城今河北省邢臺縣

(四) 冉閔……屠滅石氏：閔字永曾，後趙石虎養爲孫，官游擊將軍。後趙末，弑主石鑒自立，國號魏。事見上卷永和五年六年。

(五) 人：指石虎也。

(六) 曹孟德……卒立魏氏之基：曹操，字孟德，小字

阿瞞。本姓夏侯，幼爲宦官曹騰養子，因冒曹姓。舉孝廉爲郎，尋起兵擊黃巾，討董卓，迎獻帝於許昌，復滅袁術，破袁紹，自爲丞相，拜大將軍，封魏公；旋又加九錫，進魏王。及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曹操事見六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

(七) 符瑞：王者之嘉瑞也。

(八) 著龜：著所以筮，龜所以卜，皆神物也。以明

狐疑之事。

(九)子遺：獨存也。

(10)迸漏：散走、遺留者。

(11)石氏……攻燕國都，雖不克

而返：事見九十六卷咸康四年、六年。

(12)遼碣：胡三省：「遼海及碣石爲遼碣。杜佑曰：『盧龍漢肥如

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趙瞻所謂遼碣，蓋即杜

佑所言者也。」

(13)結髮：猶言束髮，謂初冠時也。文選蘇武詩注：「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

五時，取笄冠爲義也。」

(14)長蘆：今河北省滄縣治。

(15)黃丘：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鄲縣有黃丘

鄲。鄲縣後漢書地理志作鄲，今河北省東鹿縣。

(16)覆：腹也。

(17)髣：隙也。

(18)昂：昂

宿：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之第四宿，有星七。史記天官書：「昂曰髦頭，胡星也。」

(19)親郊：親出

而郊祀。

(20)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胡三省：「石虎破曹疑，徙青州之民；破劉胤、石生再徙雍州之

民；破段匹磾及爲燕所敗，徙幽州之民；石勒南掠江漢，徙荊州之民。」

(21)因：繼也。

(22)巴奴

：王泰係巴蠻，故呼以巴奴。

(23)乃公：冉閔自稱之詞。

(24)陽平：故城今山東省莘縣治。

(25)五丈原：鎮名，在陝西省郿縣西南，與岐山縣接界。

(26)南鄭：故城今陝西省南鄭縣東。

(27)

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

(28)相與鄉里隔絕日久：封弈本渤海人，晉懷帝永嘉五年：「封釋疾病

，屬其孫弈於廐。」事見八十七卷永嘉五年。

(29)佇結：胡三省：「久立而待之曰佇，企望之情鬱積而不散

曰結。」

(30)屏：退也。

(31)奄：覆也，大有餘也。

(32)弈世載德：弈：承也。弈世猶言累

世。

(33)輓負歸之：扶老攜幼來歸。

(34)絳灌：謂漢絳侯周勃及灌嬰也。

(35)給使：胡三省

：「給使在左右給使令者也。」

(36)馬鞍：馬勒也。

(37)柏人：故城今河北省堯山縣西。

(三) 鄆城：故城今山東省濮縣東二十里。

(三) 廩丘：故城今山東省范縣東南。

(四) 許昌：故城今河

南省許昌縣西南。

(四) 其地：鄭系有三河之地。

(四) 九門：故城今河北省藁城縣西北。

(四)

庫傳官：胡三省：「庫傳官，漁陽烏桓大人庫傳之餘種，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以爲庫當作庫，詳見前例。」

(四) 督江北諸軍事：胡三省以江北當作河北。

(四) 碎奚：晉書作辟奚。

(四) 八州：卷九十七，永和

元年八月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卷九十八，永和五年四月，「桓溫遣督護滕駿，帥交廣之兵，擊林邑王文於盧容。」此時恐已督交廣二州。

(四) 資調：

資，財貨之總稱。調，戶稅也。

(四) 駒虞：駒虞，仁獸也；幡以此名，取仁愛不殺之意。

(四) 忿

忿：不安也。

(五) 旆：旆，俗字，大旗也。

(五) 筭：計謀也。

(五) 比：近也。

(五) 噉

：聚語雜沓也。

(五) 維城：詩：「宗子維城」。維，是也。

八年

(一) 春，正月辛卯（初一日），日有食之。

(二)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裒。

(三)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四) 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彊<sup>(㉔)</sup>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考異曰：閔殺顯，晉帝紀在正月，十六國春秋鈔在二月，燕書在三月己酉，未知孰是，今從帝紀。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五) 尙書左丞孔巖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sup>(㉕)</sup>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sup>(㉖)</sup>（思）。深思廉藺屈身之義<sup>(㉗)</sup>，平敦交歡之謀<sup>(㉘)</sup>，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sup>(㉙)</sup>也。觀近<sup>(㉚)</sup>（頌）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巖，愉之從子也。

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sup>(㉛)</sup>。謝尚不能撫尉<sup>(㉜)</sup>（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sup>(㉝)</sup>。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sup>(㉞)</sup>，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sup>(㉟)</sup>。

(六) 乙巳（十六日），燕王雋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

(七)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